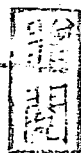


通俗宣傳唱詞



金雞嶺

夢 甘 繩



民國出版社印行

S
M
I
7

215
1239.06
7



3 1761 6533 4

通俗宣傳
唱詞
金鷄嶺目次

前言

編者頁次

馬秀才訓子	穆木天	(1)
王得勝罵陣	何容	(11)
王小趕驢	老舍	(17)
割愛除奸	老舍	(23)
金鷄嶺	方白	(30)
八百壯士守閘北	趙景深	(42)
大鬧土家莊	老舍	(47)
王大鼻子鬧戲園	王真	(54)
新「拴娃娃」	老舍	(60)

梨膏糖

伊

明

...

(55)

)

前言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在散文、小說、戲劇這幾方面，確已有了堅厚的基礎，與光明燦爛的前途。獨有詩歌，依然在逃避摸索之中，未能找出一條明白的路線。

近二三十年來，散文、小說、戲劇的發展，顯然以受西洋文學的影響為最大。西洋各國的詩歌，翻譯到中國來的雖也不少；可是一種詩歌的韵味與風格，換了一種文字體裁，往往是無由表達的。所以多少想從西洋詩裏找尋新詩的途徑的人，他們的成就還不及散文、小說、戲劇各方面的作家。

如果我們明白了楚辭的前身，是江漢之間的巫曲；長短句的濫觴，是唐時民間流行的小調（近年發現燧石室寫本裏，有唐人鵲踏枝、浪淘沙等民間唱詞，與今傳詞調略異。）；而桂枝兒、鎖南枝一類山歌却逐漸成為南曲的重要成分；那目下民間流行的鼓詞、寶卷之類，它對於未來的、新的詩歌的幫助，將遠在拜倫、雪萊、波特萊耳、普希金諸人的作品之上，因此編者對於「詩歌的民族形式」這一口號的提出，完全同意。

又以編者所見，新詩體的建立，最初當以敘事詩的面目出現。詩歌固以抒情為主，而敘事實是抒情最切實的手法。說中國沒有長篇的敘事詩，那是只看見潔淨精緻一派的文人詩作者的偏見。自從「孔雀東南飛」以來，長篇的敘事詩是不斷地在民間流行着的。而在抗戰的進程中，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將在這窮極而變的中國詩歌園地裏長出無數的新苗。

以民間故事詩的形式來寫抗戰故事的，就編者所見，最早是趙景深的八百壯士。作始也難，雖然那

首詩並不好，故事的發展既沒有到一個高潮，用辭造句，尙多生硬；可是這裏仍舊用他的。其餘幾篇，則是編者從百多篇通俗敘事詩裏選來的。自然，這還不能認為抗戰時期的偉大作品；可是它已替中國的新詩壇指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那便是以民族形式的敘事詩來寫戰時的種種題材。

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編者

馬秀才子訓

馬秀才子訓子

說南鄉來道南鄉，

南鄉有個馬家莊，

馬家莊，背山面水，景綽好，

村周圍，蒼蒼細柳疎疎的白楊。

良田千頃，一望無邊平川地，

稻粱菽，麥黍稷，柯柯都長得強。

大蘆菰，大白菜，真是肥又嫩，

不怕旱澇，每年都是穀滿倉。

村西邊，有一條荒涼的古道，

從那裏，羊腸小徑，通到了村莊。

村東邊，前幾年，修了一條汽車路，

每日裏，汽車來往，甚是奔忙。

村子裏，住着人家七八十戶，

論職業，有士農工商。

想當初，本是一塊安樂地，

近年來，家家窮困直鬧飢荒。

有錢的，年年都跑去拉賬，

小康人家，十之八九都窮光。

種田的，五穀豐登，都不能餬口，

地主們，收清租穀，還納不起錢糧。

作生意的，費盡氣力，還要捨本，

小伙子們，流離失散到四方。

千般生意，只有開當舖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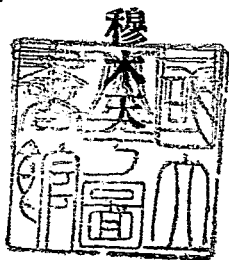
可是，只有當舖，沒有贖，也就得弄飢荒（讀黃）。

凶年飢饉自古有，

誰見過，菜滿地，穀滿倉，還得去逃荒。

有的說，受窮因為走風水，

就是那條汽車道，修的太不當。



金 雞 嶺

有的說，馬二爺的兒子太不好，娶了個日本媳婦勾串東洋。

窮鄉僻壤，見不到報紙，

傳聞說，像是日本鬼子佔過了潯陽。

聽人說，日本強盜，連姦帶搶，

可是，離此尚遠，並不着忙。

馬家莊，家家窮困，找不到病症，

那知道，是日本強盜，讓他們遭了殃。

× × × × ×

有一天，馬家莊裏紛紛吵嚷，

說是縣衙門來抽丁叫去打東洋。

保長活閻王馬二爺前邊走，

後跟着幾個老總穿着灰衣裳。

家家戶戶去查看，

說是要抽壯丁去打東洋。

甲長說：有錢的拿錢我給你們僱人替，

沒錢的，一個兒子，也要上前方。

馬二爺，原本土豪，行爲不正當，

他要藉端敲竹槓，弄錢身上發，

只弄得馬家莊裏，哭聲震天地，

父叫子來，兒叫娘，

沒處藏來沒處躲，

馬二爺果然不尋常，真是活閻王！

× × × × ×

且不言，馬家莊裏翻天覆地，

表一個，老秀才，名叫馬鳳祥。

他與那馬二爺原是同輩，一戶分枝，兄弟大排行。

。

馬鳳祥，現在已經六十多歲，

精神壯旺，白髮蒼蒼。

眼睛上，帶着一副花眼鏡，

未曾說話，先把人端相。

論耳朵雖然有點背，

可是牙口，還很強。

走路從不拿拐杖，

每日三餐喫得香。

馬秀才訓子

這位爺，光緒年間，下過考場，末次的一場，中了秀才郎。

本指望，中舉會試，加官進祿，

哪會想，廢止了考場辦學堂。

馬秀才計出無奈成了館，

家鄉裏邊作了孩子王。

到後來，關東城，請他教書法，

馬秀才離開鄉里到了瀋陽。

吉林，長春，寧古塔，

教過私館，也教過學堂。

賺了金錢，帶回家鄉去，

置下了五十畝薄地，還有幾間草房，家道成了小康。

康。

× × × ×

馬秀才年過三十膝下無兒子，

元配病故，說了個二房。

三年間連生兩個貴子。

大的叫拴柱子，二的叫作鎖標。

他二人進了學堂把書念，大名就叫作蘭芳和桂芳。

到後來，大的回到老家去種地，

二的長大就去經商。

馬秀才關東城教書越來越背運，

他常說：「家有斗糧，不當孩子王」。

他準備着，過了年就回家轉，

哪會想，霹靂一聲，日本兵佔了瀋陽。

緊接着日本佔了東三省，

宣統登基，靠的是東洋。

老百姓受苦不過要反抗，

各地的義勇軍鬧的強，

馬秀才一看這不是樂土，

老倆口趕緊搭車回家鄉。

哪會想大連船上受盡了盤問，

說他們是奸細翻箱倒篋。

日本警察，捉住他老婆直摸臉，

馬秀才臉上還挨了好幾下巴掌。

剩下的幾塊大洋全拿去了，

值錢的東西，一掃光。

老夫婦，一過海南，就成了光桿兒，

行乞要飯，才算到了家鄉。

沿途上，他的妻子得了病，

到家三天，就一命亡。

幸虧那大兒子夫婦都孝順，

老秀才這才算得到安康。

老婆死了，真是傷心事，

摸臉挨打，恥辱難當。

老秀才思前想後捶胸頓地，

恨不能捉住日本鬼刮骨抽腸。

× × × × ×

七月七日蘆溝橋上開了火，

老秀才肩開眼笑喜氣洋洋。

「八·一三」，江南北齊抗戰，

好消息一直傳到馬家莊。

這下子，馬秀才就三宿沒睡覺，

每日裏，揮拳踢腿，像是發了狂。

馬秀才的草房靠着山崗（仄聲），

坐北朝南，冬暖夏涼。

房後有幾棵護宅樹，

房前的院落，圍着青石牆。

黑油子大門，板蓋的門洞，

大門外左邊，有一個小池塘。

石子的汽車路遠遠地望得見，

軍糧軍火運的真是忙。

他看見了大隊兵馬開過去，

精神百倍，細細端量。

有時候，他念出師表，

有時候，他向着聖人牌位去燒香。

有時候，向着兒子講愛國，

有時候，他把日本的暴行告訴街坊。

他說：我骨頭老了沒有用，

栓樑鎖柱，你們要去打東洋。

你媽媽，就是日本鬼子害的命，

爸爸我，也險些一命見閻王。

想當初，大連灣，死裏逃生真正苦，那些日本鬼，是凶如猛虎狼如豺狼。

過去的事，一五一十，他跟他們講，

他告訴他們日本人如何逞瘋狂。

他說：「中國窮困就因為日本老頭票」。

他又說：「在關東，當了王八都不敢聲張」。

他今天說來明天講，

他說：「有錢的要出錢有槍的要拿槍，保國保家鄉」。

× × × × ×

八月九月轉眼過，樹木落葉秋風涼，

聽說河北的戰事大不好，

吳淞上海到是我們強。

馬秀才這一天思前想後，

難道說事出天意中國要亡！

他想起，八月節殺韃子那段故事，

他想到，鑊刀鋤頭也可以打東洋。

老百姓須要組織聯莊會，

政府一定會幫我們忙。

馬秀才托着烟袋正在思想，

只見那馬桂芳，跑進來慌裏慌張。

馬桂芳，在外營商三年整，

私賣日貨發財回了鄉。

他回家不久，中日就開了仗，

抽丁的命令又到了村莊。

馬桂芳聽見村中抽丁事，

跑進家裏報告端祥，

考秀才，一見桂芳開言問：

「鎮標兒呀，你呼呼喘喘，爲的哪樁？」

桂芳說：「不好！不好！不好了！」

政府要抽壯丁開向前方！」

秀才說：「政府抽兵你就去呀！」

爲什麼你那樣呼呼喘喘慌裏慌張！」

桂芳說：「好人不當兵，俗語說的好！」

秀才說：「爲國殺敵，才是好兒郎！」

金

雞

嶺

桂芳說：「打仗陣亡，爸爸何人養！」

秀才說：「作了亡國奴，看你哪裏藏！」

桂芳說：「國家抗日，本是假，

韓青天，前幾日，還娶個日本姑娘」。

秀才說：「韓青天將來必不得好死，

自古漢奸，哪有好收場！」

桂芳說：「誰作皇上，給誰封纓納草」。

秀才說：「兒呀！就是日本鬼子逼死你的娘！」

老秀才，說完此語，想起往事，

不由地兩眼淚汪汪。

且不言，秀才父子在頂嘴，

那一邊村子裏邊拍拍開了槍。

×

×

×

×

活閻王馬二爺挨家去勒索，

弄的那家家戶戶都着了慌。

有的人家，有財沒有勢，

孤兒寡婦，甚是淒涼。

有的人家，不但無錢更無勢，

任人欺弄，不敢聲張。

豪紳大戶都搬進城裏去，

活閻王馬二這才欺孤滅寡獨霸一方。

這家查來那家看，

駭得那小孩子到處躲藏。

駭得那小媳婦鑽到床底下，

駭得那老太婆直進茅房。

雞也叫來狗也吵，

馬家莊，可真鬧得翻了江。

老王家的寡婦上了吊，

老李家的媳婦要懸梁。

有些個小伙子年青力壯。

一撒腳就上了後院牆。

連頭帶跑，到了山坡上，

爬山越嶺，遠走高揚。

活閻王馬二，一見紅了眼，

吩咐灰棉襖，趕快要開槍。

且不表兵丁們上山去追趕，

馬 秀 才 訓 子

單表表保長活閻王馬福祥。

× × × × ×

馬福祥，大搖大擺往前走，
猛抬頭看見了那三間草堂。

「啊！這原是秀才家裏！」

他理了理鬚鬚，就走向了上房。

他看見馬桂芳站在一旁不言語，

老秀才眼淚汪汪甚是淒涼。

東瞅了一瞅，西望了一望，

連忙地作個揖，就開了腔：

「啊！大哥！今年你可好！」

我不是公事纏身就是私事忙。

接理說你是我的開蒙師傅，

我應當早晚請安，領教端詳。

老師呀！你今年爲什麼不成館？

啊！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

看起來還是你老真有福，

每日三餐，吃飽了，養過自在王。

可是如今世道太壞了，
無原無故偏要打東洋。

兵隊無能打不過，

還要抽丁，送上前方。

前兩天，命令到了咱莊上，

這又該老百姓受苦遭殃。

你我同宗，師生情誼重，

兄弟我，情願給你多幫忙。

一個月十塊錢，你交到我的手，

我給你做報告，就說你：「一個兒子，不能把兵當」。

× × × × ×

老秀才，一聽此語氣往上撞，

不由得，心中犯了思量。

我這裏正要兒子去打日本，

何用你口蜜腹劍昧天良。

馬福祥話語說完落了坐。

橫掃二目，細看端詳。

三間房子甚是齊整，

看樣子，雖非財主，也是小康。

院子裏，有鷄有狗還有驢和馬，

東西屋，南北坑，聖人牌位供中央。

十塊大洋還是要得少，

他要不肯，讓他試試活閻王。

馬福祥，東思西想正打主意，

東屋裏，門簾一掀，出來一個美嬌娘。

那本是蘭芳妻子崔氏女，

走出來，連叫二叔把烟裝。

連忙說：「二叔！多日不見了，

你大姪，今日有事，上了前莊。

叔叔照顧，可得怎感謝！

留下了你大姪不讓上前方！」

裝烟已畢，回了房去，

這下子，可就急壞活閻王。

屁股亂翹，心裏發癢，

坐不安，站不穩，是裏是邊。

心裏想：「若是她男人上前線，
那不是活該我受用一場」。

這一邊，活閻王，心裏在盤算，

那一邊，老秀才，也暗自在思量。

秀才想：「這個東西漢奸一樣，

國破，家亡，他還要飽私囊。

可是那，土豪劣紳，得罪不得，

他叫你，愛國不成，還得遭殃」。

心生一計：「有！有！有！」

我給他，以老賣老，打打官腔！」

這一邊，老秀才，打定主意，

那一邊，灰棉襖，又進村莊。

報告保長說：「出了人命！」

活閻王，口不言語，心裏暗着慌。

硬起嘴，說一聲：「你們去罷，

有亂子，我馬某，一人承當」。

且不說兵士出村去，

這一邊，牽着毛驢，來了馬蘭芳。

馬秀才訓子

× × × ×

馬蘭芳，拴好驢，上房走進，

這可真歡喜死了秀才馬鳳祥。

老秀才連忙就把拴驢兒叫，

「見呀，抽丁的命令，現在到了咱村莊。

國家亡了，家不保，

你兄弟二人，要去打東洋。

爸爸我，關東城裏受够了氣，

那日本鬼子，賽如魔王。

亡國奴隸，不如豬狗，

鬼子殺人不用刀槍。

讓你挖個坑，自己埋自己，

當了王八，都不敢聲張。

你的媽，就是鬼子害了命，

爸爸我，大連船上挨過巴掌。

我的兒呀！你要當兵打日本，

報仇雪恨，才對得起爹娘。

老秀才說完此語連稱保長，

「我兩個兒子，都去上前方」。

保長聞聽，滿心歡喜，

「這下子，我可沾了光」；

連忙就把先生叫，

「你真是知禮明義秀才郎」。

且不言老秀才滿心歡喜，

這一邊蘭芳桂芳跪在一旁，

「古語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我們要是打死了，誰給祖宗去燒香？

爸爸你，已經年逾花甲子，

無人奉養，好不悽愴，

非是我們貪生怕死，

想起了爸爸就不願上前方」。

秀才說：「日本來了，也得逃散，

作了亡國奴，怎能歡聚在一堂。

你們要記得，爸爸挨過打，

還有日本鬼子害死你的娘」。

老秀才說到此地兩眼淚下，

金

鷄

嶺

叫一聲「栓樑鎖柱呀，趕快收拾去把兵當！男兒當自強」！

X X X X

第二天蘭芳桂芳，到了縣城裏，

我政府查出了馬福祥作惡勾當。

發命令抓縣裏砍頭處死，

法令嚴明喜壞了馬家莊個個兒郎。

馬家弟兄安心受訓練，

沒過三月開上了前方。

首先是，跟着范專員，打過游擊戰，

到後來，兄弟二人大戰台兒莊。

台兒莊，大勝利，兄弟二人功勞大，

論功行賞，中外美名揚。

老秀才後來加入了宣傳隊，
喚起民衆，奔走四方。

蘭芳的妻子，也就參加去救護，
馬家四口，全體動員打東洋。

到後來，馬家莊淪陷敵人手，
姦淫搶掠，燒了一個光。

家家戶戶，東離西散，
只有那秀才父子四人甚安康。

父子四人，常常通音信，
精神痛快，身體也健康。

這就是馬秀才訓子一段故事，
勸同胞效法那馬鳳祥老秀才，

教子殺敵上疆場，千古美名揚！

陣罵勝得王

王得勝罵陣

——前段——

日落西山黑了天，
戰壕裏把話傳。
開言我不把別人叫，
叫聲日本小鬼你聽言。
你小子生來胆兒不壯，
胡亂放槍似過年。
你有子彈你儘管放，
老子不陪你放着玩。
拂曉攻擊咱們再見，
看你小鬼可敢上前。
你小子有種出來幹，
×他媽縮着脖子裝老×。
老子有的是手榴彈。

來了揍你個面朝天。
鋼刀他餓得直冒火，
單等你來了解解饑。
千人針護身符都是閒扯蛋，
我叫你太刀之下命染喪黃泉。
武大郎焚尸你就快，
小瓶裏裝你轉回家園。
不是老子對你不起，
你國的軍閥不值錢。
好話說過千千万，
他當是誰跟他說着玩。
三番五次來挑戰，
逼得我國不耐煩。
要說不打咱是不打。

何容

要是打起來可沒個完。
光腳的不怕你穿鞋的漢，
打破了腦袋我扇子搥。
你小子不幹咱也得幹，
老子跟你工夫裏纏。
小時候肥胖不算胖，
路遠才能把馬力現。
看你小子有多大勁兒，
老子要把你耗個乾。
瞧你們軍閥吹牛腿，
這一回大戰可有點兒玄。
速戰速決你想得妙，
我長期抗戰你要玩兒完。
你國的大將還真不少，
一個一個往外搬。
搬來一個丟一回臉，
說什麼磯谷和坂垣。
精銳部隊你健管調，

一窩伙毀你兩師團。
你國的將官不中用，
要講作戰地差着天。
甲午年上打過勝仗，
長坂坡唱不了一萬年。
如今我們有好統帥，
如今的中國不比從前。
不光你們會機械化，
俺也有飛機會上天。
你們有的俺也有，
犧牲的精神你比不上咱。
論人口俺有四萬萬，
看咱們哪國先死完。
你們的三島加在一塊兒，
比不過俺一省叫四川。
疥蛤蟆墊桌腿你鼓着勁兒幹，
打腫臉充胖子外強中乾。
你們的軍閥把你們騙，

陣罵勝得玉

花言巧語要着你們玩。
你知道這仗爲什麼打，
你前來送死爲那般。
我國的二十九軍是個番號，
你當是二十九個大師團。
馬占山本是我國的一員將，
你把他比作你國的富士山。
東北四省被你們佔，
你國的人民可有光沾。
思一思來你想一想，
你們的國家賠了本錢。
便宜了哪個王八蛋，
便宜了浪人土肥原。
你國的人民加了負擔，
他小子發財又升官。
你國的軍閥看紅了眼，
照方兒抓藥又來一番。
這一下卸是太歲頭上動了土，

給你們惹下了禍滔天。
你國的人民起來反戰，
一下子捕去了六七千。
你的哥哥下了監獄，
你老婆加入了索夫團。
瞧你們軍閥怎麼辦，
他的辦法玩得更仙。
把她們編成了婦女隊，
送到軍營去安眠。
她要丈夫管她個够，
不管她喜歡不喜歡。
瞧你們軍閥够多麼損，
真叫作缺德帶冒烟。
你小子要是有脊梁骨，
早該跟軍閥把臉翻。
受了壓迫你不反抗，
來到我國犯野蠻。
殘殺奸淫你無所不幹，

你比野獸還要殘殘。

你小子自來送死別怨俺，

咱仇報仇來冤報冤。

你要是不信咱走着看，

有你們倒楣的那一天。

打倒東洋小日本，

中華民國萬萬年。

——後 段——

濛濛細雨月無光，

敵我對壘在戰場。

點點槍聲村犬吠，

秋風吹送野花香。

表的是衛國的戰士王得勝，

今夜晚警戒敵人在山旁。

久經戰陣胆兒壯，

從容沉着不慌忙。

眼瞧着敵人心細想，

當年的事兒記端詳。

自幼生來俺好打架，

不願意念書作文章。

一十三歲把學上，

老師的手板兒俺先嘗。

手心腫起一寸厚，

瞪着眼睛不開腔。

學堂上了三年整，

寫出字來不成行。

俺爹說教不嚴來師之情，

老師說東家教子無義方。

俺自己覺得也怪羞愧，

這才當兵去吃糧。

當兵可如了我的願，

不愛別的我光愛槍。

生平打過多少仗，

也曾掛彩受過重傷。

到而今升官發財咱全不想，

就盼着跟日本小鬼幹一場。

陣罵勝得王

可恨你日本軍閥太混賬，
一心要把我中國亡。
佔我土地還不算，
殺燒奸淫太無良。
常言道王八好當氣難忍，
人有志氣鐵有鋼。
爲人爭的是一口氣，
神仙也只爲一爐香。
日本軍閥你錯算了賬，
你錯把猛虎當綿羊。
佔了便宜沒足夠，
老子要給你個苦頭兒嘗。
不是老子吹牛腿，
要講打仗比你們強。
老子從來沒害過怕，
敢跟你手拉手兒去見閻王。
老子上陣就要拚命，
你們上陣先哭娘。

俺手提着腦袋走天下，
哪時拋掉也無妨。
人活百歲也是死，
爲國一死有榮光。
拚着俺的血和肉，
築起城池萬里長。
殺你一個俺剛够本，
殺你三個俺賺一雙。
中國人參你人少，
看他媽哪國先死光。
你若是有兵你儘管調，
來到中國你活不長。
人來送死不用上稅，
燒成骨灰你往回裝。
活的來了死的去，
一年倒省下幾石糧。
死鬼總不能再打仗，
沒聽說骨灰會放槍。

飛機大砲有處買，
三天你造不出小兒郎。
越死越少你無兵可調，
看是我亡還是你亡。
你小子心裏明白裝混蛋，
胳膊折了袖子裏藏。
下壓你們的老百姓，
上欺你們那優天皇。
你專會說謊報虛賬，
再不提臨沂台兒莊。
有朝一日你挺不住勁，
看你小子怎麼收場。
逃往深山餓野獸，
野獸不吃嫌你醜。
跳在東海把王八餓，
王八嫌你肉不香。
你說你該怎麼樣死，
你是吃白信呀還是壓煤。

自殺的鋼刀你早準備，
到那時切破肚皮大開腔。
王得勝越思越想越惱恨，
猛然間敵人陣地起火光。
又聽得殺聲隨着火光起，
原來是摸營的弟兄到敵方。
我軍趁勢往前闖，
內外夾攻敵人慌。
跳進戰壕殺倭寇，
殺得倭寇無處藏。
大刀槍刺手溜彈，
打發小鬼回東洋。
王得勝一排弟兄更勇敢，
殺死倭寇十八雙。
步槍奪獲三十六，
外帶兩挺機關槍。
這一回夜襲打個小勝仗，
到明天金鷄出世再開場。

王 小 趕 驢

王 小 趕 驢

中華自古愛忠良，

爲國捐軀美名揚，

英雄好漢本無種，

要有心胸赴戰場。

表的是王小趕驢托日寇抵抗，

這個人真稱得起中國的好兒郎。

× × × ×

這個人家住平西磨石口，

趕驢爲業腿腳忙。

清晨起來驢備好，

揚鞭信步過村莊。

王小爲人最和氣，

未曾說話笑臉揚。

見着熟人忙問好，

見着生人叫老鄉，

不跟同行搶生意，

不和主顧爭短長，

掙够錢來忙家轉，

買米買麵奉老娘，

錢若不够不偷懶，

那怕雨暴風又狂。

那匹黑驢真體面，

腿細腰圓脖兒長，

揚鞭就走快又穩，

銅鈴一路響叮噹，

皮毛黑亮如大綬，

轡兒鮮紅鬃兒黃。

人好驢強生意旺，

老 舍

又無災病又無殃。

誰知禍福本無定，

日本鬼子動刀槍。

× × ×

荒溝橋外狼烟起，

大砲連天震四方。

日寇殺人不眨眼，

抽筋剝皮帶開膛。

拿住良民灌凉水，

肚子圓如大水缸。

照準肚皮猛一踹，

上吐下瀉清湯。

要不然皮鞭抽破皮和肉，

再用鹽水去抹傷。

疼得人們滿地滾，

鬼子大笑，

真乃人面獸心腸！

這還不算心毒眼，

到處污辱女紅妝，

就是年高老婦女，

也難逃過賊強梁，

輪姦完了還殺死，

搶去財物再燒房。

如此橫行世少有，

天生的豬狗在東洋。

× × × × ×

目中無人輕看咱們老百姓，

他把咱們當綿羊。

我們中華重禮義，

孝悌忠信論綱常，

丈夫可殺不可辱，

好賊子竟敢無理逞蠻強。

男兒好漢誰怕死，

死命相拚要保妻女與老娘。

各村百姓皆惱恨，

你拿刀來我拿槍，

王 小 趕 驢

一齊動手打日寇，
你死我活拚一場，
趕驢的王小心暗想，
日本兵如此無理養魔王，
我若照常作生意，
村鎮無人城已荒，
無人前來把驢僱，
無處得錢養老娘，
要是遇上日本鬼，
搶去黑驢把我傷，
剩下老娘無人管，
活活餓死太淒涼，
不免我且投軍去，
七尺男兒當自強，
爲國一死心無恨，
強似爲奴把國亡，
決心已定回家轉，
幸好驢兒見老娘。

× × ×
老人一見開言問，
我兒爲何淚汪汪？
王小聞言淚如雨，
半天無話不開腔。
老人不曉因何故，
未便多問暗心慌。
王小橫心止住淚，
抽抽嗒嗒叫老娘，
啓稟母親大事不好，
日本鬼砲打各村莊，
雞犬不留真霸道，
姦淫婦女不論老少俱遭殃。
各莊男子聯合好，
都去殺敵志氣剛，
我也是一條男兒漢，
爲什麼縮頭縮腦不剛強。
我欲投軍心又不忍，

母親年邁髮蒼蒼，
我若死在敵人手，
誰給母親送食糧。
老母聞言長嘆氣，
叫聲王小聽端詳，
我已年高快入土，
病病瘦瘦活不長，
我兒自管投軍去，
不必把我掛心腸。
日本人來還便罷，
他若來時我自主張。
我的兒牽着黑驢快快走，
骨肉分離去保國土爭榮光。

×
王小抹淚辭老母，
×
牽着黑驢走他鄉，
×
回頭再看家門外，
×
老母呆立在門旁。

爲國捨親離兩願，
無奈何把腳一蹶出村莊。
到了軍營把名報，
長官一見喜洋洋。
我問你會作什麼事，
我問你可會拾刀會打槍。
王小回言說實話，
我會趕驢走四鄉，
我的驢兒快又穩，
能運子彈兩三箱，
十趟八趟不覺累，
子彈通通運前方，
我素日趕驢腿腳快，
我也願意把偵探當，
方向不迷熟習道路，
抄近繞遠會思量，
爬山越嶺全不怕，
快走如飛力氣強。

王 小 趕 驢

長官聽罷心歡喜，
給王小起名得勝好吉祥，

派他入了偵探隊，

不必拿槍換軍裝，

騎着驢兒去打探，

看準敵人在那方，

打探回來再輪還，

黑驢來往運米糧。

×

×

×

×

有一天王小路正趕路，

不好了！

遇上賊兵一大幫。

他若向前必被賊攔住，

他若後退賊人必放槍。

急中生智他在驢上忙跌下，

鞭向黑驢猛一揚，

黑驢撥頭往回跑，

回營報信跑慌忙，

王小被賊生擒住，

一語不發志豪強，

敵人問他我軍在何處，

王小不言挺胸膛。

鞭子亂抽槍桿打，

打得王小滿身傷，

鐵作的男兒不伏軟。

王小咬牙心似鋼。

×

×

×

×

不言王小身遭難，

再把黑驢說端詳，

快跑如飛把大營進，

一聲長叫驚動衆兒郎，

見黑驢回營無王小，

就知半路遭了殃。

忙叫黑驢前引路，

衆兵各帶手提機關槍，

遠遠望見賊兵隊，

黑驢前頭跑慌忙，
怪叫一聲把陣闖，
連踢帶咬把敵人傷。
我軍隨取包圍式，
把賊圍在正中央，
只殺得賊兵無處躲，
只殺得賊兵喊爹娘，
只殺得賊兵滿地滾，
只殺得天暗日無光。
這纔是惡人遭了報，
血肉橫飛命全亡，
尸橫遍地停槍火，

見黑驢驕在地當陽，
可憐牠身中數槍早已死，
死在王小的尸首旁。
王小身上如血染，
面目如生笑臉龐，
兵將舉槍齊敬禮，
把王小拾回大營房。
這一回王小趕驢全忠義，
千秋萬代姓名香，
人人若是都這樣，
管叫日本把國亡。

割 愛 除 奸

割 愛 除 奸

閒坐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事感人心。

青山隨處有芳草，

麗水偏多繞綠村，

十室之邑有忠信，

從來孝子出寒門。

俠民義士原無種，

有一位陋巷紅顏義利分，

佳話傳至今。

× × × × ×

表的是保定城南八里店，

有一家莊農小戶李善人，

他中年喪妻老年又喪子，

只剩下一女名素貞，

老 向

父女二人形影伴，

粗茶淡飯度光陰。

那位姑娘年方十九多伶俐，

幼年也曾讀詩文。

布衣難掩天生的美，

不塗脂粉自超羣，

她與表兄相愛慕，

已定婚約未結婚。

她表兄在北平讀書求上進，

姓宋名叫宋靈根，

每逢暑假回家轉，

時到李家探素貞，

月落更深人靜後，

二人促膝細談心，

呢喃恰似梁上燕，
直教那鄰家衆女起妒心，
美譽羨煞人。

× × × × ×

二十五年秋高氣爽暑假期滿，
蘆根返校辭素真，

聚時歡樂離時恨，

他二人約定來年要結婚。

度日如年相思難禁，

寒冬未去又盼來春，

好容易挨到端陽近，

素真女忙製嫁衣晝夜辛勤。

又誰知人間禍福旦夕有，

萬般難測是風雲，

七月七日刀兵起，

我國政府抵抗強鄰。

蘆溝橋畔揭戰幕，

平津一帶亂紛紛。

宋蘆根該有信來爲何沒有來信，
在家中急壞了嬌娥李素真，
闢怨難告人。

× × × × ×

李素真坐不安來立不穩，
走出走進茶飯無心，

每日門前呆呆望，

卻爲何不見郵局綠衣人。

沒有信到人該到，

如今是不見信來又不見人。

此時反恨佳期逼近，

沒有新郎怎好成婚。

更怕鄰女來問訊，

鄰女偏來獻殷勤。

探聽城中來人論，

啊呀呀，

了不得，

都說日軍亂殺人。

割 愛 除 奸

最惱學生講抗戰，
搥去剝皮又抽筋。

這些話別人聽了猶憤恨，

素真一聽更驚心，

她疑心霍根遭橫禍，

她怕戀情郎禍沾身。

夕陽西落紅霞照，

幻想殺場赤血噴。

歸鴉爭噪黃昏候，

夢驚凶兆已臨門，

她平常日子不迷信，

這時節不住的禱告衆佛神，

保佑她的夫君。

×

×

×

×

嘆嬌女愁眼望着陽關道，

老少號啕痛煞人。

痛殺多情素真女，

素真房內暗沉吟，

假如倭寇一旦至，

家家莫想關大門，

我的爹爹年紀邁，

我是女孩正青春。

要逃逃到何處去，

不逃又怕被賊擒。

思前想後至深夜，

又聽街上鬧紛紛，

村中父老傳鑼響，

壯丁壯漢助國軍，

幫助國軍打日本，

打倒日本安黎民。

素真更盼霍根到，

盼他回轉保鄉鄰，

心緒萬端齊湧到，

不覺是月兒西斜夜更深。

忽聽院內犬兒吠，

又聽老父啓街門，

門外進來人一位，
喜壞了嬌女李素真，
來者正是宋藹根，
全家歡喜把房進，
問好已畢細談心，
李素真羞羞怯怯急忙問，
你你你從何處回家門，
爲什麼面帶慌張色，
爲什麼深夜方進村。
宋藹根開口先將情妹叫，
我今已是大偉人。
素真聽罷心中納悶，
心中陣陣起疑雲。
忙說道時勢能把英雄造，
亂世成全有志人，
你莫非獻上奇計把敵退，
政府加官富貴臨，
衣錦還鄉堪誇耀，

快快從頭說個真。
藹根獉笑兩眼轉，
鬼鬼祟祟把話云。
我今作了日本的偵探長，
協助日本探國軍。
我來保定多半月，
國軍情況探得真。
我馬上回到北平去報告，
無邊富貴順手擒。
軍機祕密恐有洩漏，
因此上深夜歸來搬取知心，
一同到北平去結婚。
X
素真乍聞此語如雷震，
好似冷水猛澆身。
鎮定多時開言道，
你說的是謊語還是當真。
藹根說情妹不信往這兒看，
X
X

割 愛 除 奸

公文圖表藏在身。
素真一見心如刀刺，
正顏厲色告薙根，
中國人應把中國愛，
爲什麼幫忙日本軍，
薙根一聽微含笑，
說是妹妹啊，
到底你是個鄉下人。
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
我不愛國家愛金銀。
願享榮華跟我去，
先到北平再去天津。
八層洋樓用電梯上，
流線型汽車快又新，
男僕女使一呼百應，
一日三餐海味山珍，
衣服首飾任你挑選，
綾羅綢緞珠寶金銀，

每天無事習酬應，
你幫我應酬日本人，
只要是日本朋友應酬好，
金錢勢利自來臨，
憂富不憂貧。
素真聽罷心惱恨，
開言有語叫薙根，
你莫非半夜說夢話，
你莫非神經錯亂迷了心。
君子固窮辨義利，
小人不把忠惡分。
奸佞小人千載遺臭，
忠良君子萬代留芬。
常言道不義之財分毫不取，
見利忘義利令智昏。
如今你同是一般作偵探，
爲什麼不助國軍助日軍？

一念之差分邪正，

誤入歧途早轉身。

你應該顧念祖宗墳墓在，

你應該顧念父母與朋親。

你若是執迷不悟禍不遠，

我勸你懸崖勒馬改過自新。

霍根不受良言勸，

擰眉怒目斥素真。

講道德說仁義你真是愚笨，

圖金銀享快樂我只願個人。

你若愛我跟我走，

不跟我走我另愛他人，

有的是女敘裙。

×

×

×

×

素真一聽冲冲大怒，

恨咬銀牙罵霍根，

想當初我愛你眉清目又秀，

我愛你花前月下獻殷勤，

實指望你作個堂堂男子漢，

實指望百年和好配婚姻。

又誰想你面綿端正心不正，

又誰想你貪圖富貴自賣身。

你讀過詩書所學何事，

你出賣國家太忍心。

你認賊作父廉恥喪盡，

你不忠不孝如獸如禽。

恨只恨你枉具人形不如狗，

嘆只嘆我有眼無珠錯選夫君。

爲私我不能嫁你這無義漢，

爲公我豈容你這漢奸存。

正氣凜然素真女，

放開嬌聲喊四鄰，

大家快來捕敵探，

快捉漢奸宋霍根。

霍根一見嚇破胆，

急走慌忙出大門，

好 除 愛 婦

出門未走三五步，
街中來到巡邏人。
捉住臺根細拷問，
漢奸證據有十分。
按照法條應槍斃，

無限傷情李素真。
全國稱贊這位鄉村女，
割愛除奸大義申。
美名天下聞。

金 雞 嶺

第一段

說了一宗又一宗，
東村西村抽壯丁，
要問抽丁爲的何事？
爲只爲要打那東洋日本兵。

說了一宗又一宗，
不說山西並山東，
今天單說那金雞嶺，
金雞嶺有個周保成。

周保成年紀二十二，
身強力壯本務農，
堂上有父又有母，
堂前有弟又有兄，

方 白

娶了個老婆二十歲，
人又漂亮又聰明，
一家團聚好得很，
滿門和氣快樂家庭。

那一天保長到家中，
說的是本村壯丁要抽三名，
五天之內把人送，
送到縣裏去入營。

這件公事十分緊，
這一回輪着周保成。
保長說罷別了去，
保成一家都急瘋。
他爸說你走了誰來把田種，

他娘說你走了家裏不安寧，
哥哥說兄弟你是我的好幫手，
弟弟說哥哥你是我的定盤星。
別人的話還不要緊，
老婆的話更受聽，
她說你不能走來不能走，
你走了誰來把我們疼？
你這一走回來沒一定，
牽腸挂肚我傷情。
你走三天我吃不下飯，
你走七天我活不成，
你要走我就先尋死，
你把我埋了再當兵，
咱們一場夫妻有始也有終。
她未曾說話心悲痛，
說了一句眼圈紅，
眼淚撲簌撲簌往下掉，
抽抽嗒嗒放悲聲。

周保成一見沒了主意，
叫聲賢妻你且聽，
我不走來我不走，
這交不了公事怎樣行？
保長爲人又公正，
咱想花錢買弄也不成。
愁了半天才把主意定，
要想偷跑躲壯丁。
X X X
辭別父母夜三更，
金鷄嶺跑走周保成，
天上看，
滿天星，
地下看，
黑咕咚，
不管道路平不平，
邁開大步走如風，
走了一段紅土崗，

過了一座樟樹坪，珍珠泉下長流水，仙人洞外不老松，一氣走出十五里，不過用了一點鐘，他使勁爬上了摩天嶺，山高樹密不透風，邁步進了仙人洞，要在洞裏藏身形。身邊解下乾糧袋，放在石案正當中，周保成這裏剛坐穩，忽聽洞外有人聲，一個說。
就是這裏沒有錯，一個說咱們拿住他一定不放鬆。周保成一想事要壞，一定是有人跟我到洞中，

萬非是保長知道我偷跑？萬非是事情不密透了風？他要真是來抓我，不跟他拚命也不行。周保成主意拿得定，一把短刀拿在手中，這是他的防身武器，出門時放在包袱中，此刻果然有了用，周保成手持鋼刀往裏行。這大洞裏頭有小洞，他找了一個小洞隱住身形。只聽得走路的聲音往裏進，談的話越聽越分明。眼看得仙人洞裏要人命，周保成有點兒跑不成，要知後來怎麼樣，下段書中說分明。

第二段

周保成手持銅刀把人等，不敢動來不敢動。
等了半天沒有動靜，原來是說話的人腳步兒停。
周保成心裏覺得奇怪，又想出來聽分明，
隔手蹣跚往外走，側着耳朵用心聽。
只聽得這一個開口叫老弟，那一個回言叫老兄，
這個說這個山洞就好住，人跡不到咱們不損驚。
那個說這幾天地的日子真不少，該歇一歇起來再前行。
這個說咱們的報告要趕緊寫，寫成了送給東洋兵。
那個說這地方不靖，

沒有駐着半個兵。
這個說咱教東洋人把兵進，就往這條路上攻。
那個說東洋兵佔了金雞嶺，咱二人可算第一功。
這個說捉住了周三把仇報，他當年捆過我一麻繩。
那個說劉家的姑娘我早已看中，到那時一定跟她把親成，
不管她願意不願意，給她個霸王硬上弓，
她不從也得從。
× × ×
好一個細心周保成，字字句句聽個清，
一面聽着咬牙恨，不是人的漢奸胡亂行！
× × ×
要教劉家姑娘，

眼看金雞保不成，
有心持刀將他刺，
又怕變態難向四手攻。
急得保成沒主意，
忽聽漢奸把話明。
咱們此輩還得出去一趟，
天明前一定回洞中。
聲音跟着腳步走，
越走越遠聽不清。
一聽漢奸出了洞，
不由得喜壞了周保成。
他蹣跚往外挪步，
要回村去把信遞。
X X X X

我如果回去把信送，
倒像是飛鳥自投籠。
那漢奸能不能拿住不一定，
我這抽丁的事兒就躲不成。
想罷坐到石洞內，
不到片刻又站起身，
眼看着大家有難我不救，
我周保成未免不通情！
家中還有父母和妻子，
難道我壞了良心不管家庭？
這時候還是回村去送信，
願不得扯下不扯了。
想到這裏主意定，
急忙出洞下山嶺，
三步併着兩步走，
兩步併着一步行。
只聽金雞高啞天快亮，
保成轉眼進了村子中，

走到了保長門前將門叩，
黃狗不住吠連聲，
聲聲把人驚。

× × × ×

保長還在睡夢中，
忽聽黃犬吠連聲，
披衣起身把床下，
開門一看是周保成。
他問保成到此為何故，
有什麼樣的急事等不到天明？

周保成喘了幾口氣，
一五一十把話明，
從頭至尾說一遍，
忙把保長尊幾聲；
他說我爲躲抽丁偷跑走，
到如今爲救全村我又轉回程，
請保長趕快把人叫，
咱們去拿漢奸莫稍停。

保長一聽果眞事要緊，

叫驛好孩子周保成！

爲人做事要顧全大衆，

這件事做成了全是你的功！

說罷此話把人叫，

登時來了衆壯丁，

周二楞，

馬如龍，

李大個子，

劉老洪。

保長說漢奸藏在仙人洞，

他們要勾引東洋兵；

帶着武器跟我走，

咱們捉拿漢奸走一程。

大家一聽都說好，

跟定保長向前行。

夜已盡，

天已明，

太陽一出東方紅。
大家上了摩天嶺，
仙人洞不遠面前迎，
保長說大家不要都進洞，
洞外埋伏下劉老洪，
李大個子把住上山的口，
下山的道上交給馬如龍。
剩下了保成和二楞，
你二人壯着胆子往洞裏衝。
保長一一分派定，
大家照計分頭行。
要問漢奸拿住否，
下面書中見分明。

第三段

放下了保成和二楞，
再把漢奸說分明。
他二人天明以前回了洞，
鋪開了毯子睡朦朧。

二人正做黃梁夢，
夢中驚醒看不清，
連忙翻身來站起，
對面有人出了聲。
叫一聲朋友你們舉起手，
我的手槍可沒有眼睛。
兩個漢奸駭一跳，
原來是對面站了兩個壯丁，
一個手槍預備放，
一個晃着手電燈。
漢奸連忙舉起手，
過來一人渾身上下摸不停。
搜人的正是周保成，
那拿手槍的正是周保成。
他們把漢奸身上搜一遍，
見他們沒有武器難行兇，
保成說朋友請出洞。
兩個漢奸往外行，

後跟保成和二楞，走到洞外把步停，叫聲朋友且站住，二楞拿出一根繩，走上前抓住一個漢奸用繩捆，那一個漢奸撒腿就跑快如風，保成一見漢奸跑，撥動槍機下絕情，只聽得啪的一聲響，打得石頭冒火星，原來這一槍沒打中，那一旁跳出了劉老洪。老洪大喊那裏跑？我一定拿住你害人精！那漢奸望着山下跑，後頭追的是劉老洪，追了不到三十步，那漢奸咕咚栽倒地流平，

老洪一見正發愣，樹後轉出來馬如龍，他按住了漢奸不放鬆。
× × ×
老洪上前把漢奸捆，馬如龍帶笑把話明：漢奸跑的是下山路，我在樹後看得清，單等他往我跟前過，木棍專打他的難行。他們一面說話把人捆好，山上下來了人五名，頭裏走的李大個，一名漢奸在他身後行，後跟保成和二楞，保長在後邊帶笑容。他說我們今天辦的好，旗開得勝馬到成了功。

一羣人回到金鷄嶺，

到了保長家中講個清。

保長說：你們今天要把漢奸審，

也得叫全村男女聽個分明。

周二楞帶着銅鑼敲一遍，

嘴裏不住喊連聲：

今天要把漢奸審，

你們都來聽！

你們快來聽！

×

×

×

×

按下這邊且不表，

回頭再表周保成，

他回家去把父母看，

家裏人見他吃一驚。

爹問他你爲何去而復返？

娘問他這一夜你在那裏把身容？

弟兄們上前把他問，

他的妻一旁不作聲，

細看她好像一夜沒有睡，

兩隻眼哭成了一對小桃紅。

周保成把夜間之事說一遍，

他說我拏住了漢奸立下了功。

現在保長要把漢奸審，

全村子人們都去聽。

咱們快去聽一遍，

聽聽這漢奸說些什麼事情。

他們一同走着來的快，

高坡上一圈人圍的不透風。

擠上前去用目看，

保長坐在正當中，

左邊站的馬如龍來周二楞，

右邊站的是李大個子、劉老洪，

兩漢奸坐了一條矮板凳，

那保長一句一句問口供，

沒打沒罵沒動刑。

×

×

×

×

保長問漢奸共有多少種？

漢奸說工作很多數不清。

保長問你們做的是那一種？

漢奸說打探軍情把信通。

保長問你們探的什麼事？

一件一件說分明。

漢奸說我們到處把地圖畫，

把軍事地理調查個清，

那裏有山崗？

那裏有林叢？

那裏有河道？

那裏有水坑？

那裏碉堡修得好？

那裏的砲臺好工程？

那裏的道路不好走？

那個村子住着多少中國兵？

他的軍官能不能幹？

他的兵強弱不精？

打仗行不行？

保長說報告是否送給東洋鬼？

漢奸說有了報告日本好進兵，

硬處他不打，

軟處他才攻，

避重就輕自然能成功。

保長聽罷哈哈笑，

你們對東洋人真盡忠！

× × × × ×

保長問你們來到金鷄嶺，

打算怎樣把計行？

兩個漢奸閉了口，

連問三句他不。

保長說你不說實話難活命，

說了實話放你逃生。

漢奸低頭嘆了口氣，

他說道我們教日本鬼從此地進攻。

只因為這條路上空虛得狠，

派駐一個中國兵。

這句話兒說出口，

看熱鬧的人把氣生，

這個說你好個漢奸狗雜種！

那個說你壞了良心害祖宗！

保長開言叫衆位，

大家不要亂發聲，

這漢奸既然被拿住，

他什麼報告也送不成。

咱把他送到城裏去，

自有縣長給定罪名。

他二人受什麼處分且不管，

我有一件要事在心中，

當衆說分明。

× × × × ×

保長說拿漢奸就在仙人洞，

這件事多虧了周保成。

真要是日本鬼子從此過，

金鷄嶺，

姦殺燒搶受害定不輕。

漢奸既然這麼兇狠，

咱們再不防備了不成！

咱們趕緊成立自衛隊，

每日裏巡山查道不稍停。

漢奸來了不能活動，

日本要來咱去撥兵，

咱跟中國軍隊打接應，

咱保着金鷄嶺得安寧。

這件事出錢出力全靠大衆，

不知道大家贊成不贊成？

大家聽罷連說好，

願當隊員，搶着報名。

保長見自衛隊花費出在富戶。

富戶們點頭說贊成。

自衛隊馬上組織好，

那一旁保長又把話明。

他說周保成進了仙人洞，
他本意爲的是躲抽丁。
他是有功又有過，
將功抵過免他抽丁行不行？
別人聽了未答話，
忽的跳出了周保成。
他說我當初做事太糊塗，
如今一道理不通，
日本人進兵心毒狠，
又有漢奸做幫兇，
要是中國人民不上陣，
躲在家裏那能活得成？

好鐵要打釘，
好男要當兵，
我周保成絕不再稀鬆；
抽丁既然輪着我，
我一定進城受訓去入營。
這一段說話大家齊稱贊，
都說保成是英雄。
他家裏再不把他擋，
全村人歡送保成去入營，
到後來自衛隊保護了金鷄嶺，
那周保成上陣立了功，
赫赫有威名。

八百壯士守開北

黑煙滾滾沖雲霄，

開北四處大火燒，

火鴉亂舞飛天際，

一片大地盡枯焦。

我軍雖已退出開北地，

烈饑之中還留有守土衆英豪。

這就是謝團附張楊營八百個，

寧死不退要與日軍見高低。

八百英雄盡守在四行堆棧內，

面前是蘇州河水滾滔滔。

隔河便是租界地，

英兵把守在垃圾橋，

這堆棧三面牆壁，對河一面是窗戶，

水泥鋼骨守得牢。

趙景深

日本旗遍地插滿像是賣膏藥，

又好像插標賣首隨風搖。

這其中昂然獨立我旗號，

四行屋頂，青天白日旗幟扯得高。

對河百姓行經此地齊脫帽，

大家都欽仰衆軍曹。

卡車行老鷹獨捐光餅五萬個，

他還說賣掉卡車也要去慰勞。

慰勞的個人團體無其數，

送來了白糖、食鹽和麵包。

英國兵眼見謝團處絕境，

三面盡是日軍包。

不由地激起同情齊勸勉，

要我軍進入租界把軍械交。

他們說：「貴軍好意我豈不知曉，須知道守土有責誰也不願逃。剩一兵一卒，誓爲中華民族求生路；餘一槍一彈，也要與倭寇戰一遭」。英國兵幾次三番勸告全無用，八百個英雄依舊要把兵交。孤堡內只有青豆不堪飽，臨危不懼，衆軍依舊樂陶陶。上下樓梯神色自若真堪敬，清晨看到屋頂柔軟操。胸前佩徽非死隊，一心要把倭奴梟。最苦的是堡內沒有滅火器，洗臉水和小便留着當水澆。用竹竿綁燈籠，代替照明彈，用棉花蘸火油，時刻向下拋。又把那信號槍來放，管教那小么處無處奔逃。

女童軍楊惠敏冒險又獻旗一面，先後輝映都在四行屋頂飄。八百個英雄把工事都佈好，單等那日兵來吃槍刀。

× × × ×

廿六夜半我軍已進入四行內，敵軍還不敢進前把兵交。廿七正午敵軍纔敢搜索向前進，胆小如鼠實在糟糕。我軍忙把機關槍來放，迫擊彈也對準敵軍拋。敵軍被擊斃七十幾，只打得胆落又魂消。激戰三時敵軍退，從此就不敢正眼視我曹。

× × × ×

廿八清晨敵軍在河畔打旗語，急忙把他部隊遙。

我軍中一兵瞥見拚一死，手溜子彈縛在腰，突由六樓往下躍，一陣青煙，敵我一同煙火消。不久另有一批敵軍來進犯，步槍聲響得高。我軍忙用機關槍來掃，鏖敵數人，餘寇嚇得狼狽逃。隔壁錢業倉庫敵兵也把槍來放，我軍置之不理瞧也不去瞧。敵軍三次來犯又敗走，我軍在窗隙用手招，敵兵一見逃得更加快，只恨爺娘少生腿兩條。隔河英兵哈哈笑，原來日軍盡草包。

廿九清晨敵機到，

要想投彈把貨棧燒。我軍連把機關槍來放，敵機連忙向東逃。十餘敵人又手中持利斧，要想把巨廈大門撬。扼守窗子的壯士知道了，使勁把手溜彈來拋。四五敵兵應聲倒，餘兵觀狀倉皇逃。我軍要想藉去敵子彈，又故意在窗口用竹竿把盔挑。敵軍集中機關槍來掃，我兵見了笑斷腰。這一日敵兵四次進攻全無用，不能動我半分毫。前兩次是在上午天未曉，敵軍十餘沿牆跑。使下一條火攻計，

要想在牆上用火油燒。

我軍假裝不知道，

日兵畏怯，伏地而進，活像老鼠怕狸貓。

看見逼近，我軍就大量寬宏請吃迫擊彈，

日兵忙退，不敢再領這頓好菜肴。

第三次汽艇兩艘走水路，

滿裝着輕機槍、手榴彈，駛進蘇州河一條。

看看走近四行了，

英兵不許他過橋。

日軍曉曉不休定要進，

交涉了兩個鐘點，汽輪只好往回跑。

英兵不許他也沒法想，

他只好氣在心頭，怒在眉梢。

汽艇退後步兵又來到，

六十餘人氣餒露。

我軍沉着來應戰，

彈如雨下打得日兵沒命逃。

遺屍遍地敵兵不敢來收殮，

只叫那警犬幾頭拖屍跑。

第四次敵軍十餘再來打，

被殺四五就此不敢把戰挑。

× × × × ×

三十清晨敵更狡，

逐漸移動大沙包。

沙包推進兵也進，

一步一步向四行跑。

我軍早已窺破敵人計，

看看來到，就用機關槍來打，手榴彈來拋。

黔驢計窮改策略，

從西北角上把後路抄。

交通銀行上架起小鋼砲，

把四行擊成四個小洞代效勞。

我軍說：「多謝費心，來得正好！」

本苦於牆堅難打，現在就在這洞口架起機關

槍來掃羣妖。

夜間九點敵軍又猛犯，

機槍、步槍響聲高。
又被我軍殲滅五十幾，
不緊不慢狂發惹了毛。
午夜忙開平射砲，
其聲隆隆震四郊。
每秒一砲不惜本，
一心只想把四行燒。
正在此時 蔣委員長密令到，
要我軍退出孤堡到新戰壕。

恪遵軍令只得揮淚全軍退，
留得此身再上前線把鬼子梟。
楊瑞符身中流彈傷了腿，
謝晉元最後退出傷了腰。
我孤軍連守四日又四夜，
全世界都稱讚他們氣勢凌雲高。
八百英雄臨退高呼民國萬萬歲，
四日來獨守孤堡不屈撓，青史永把英名標。

大 鬧 王 家 莊

大 鬧 王 家 莊

老 白

日本軍閥逞瘋狂，
野心要把中國亡。
若做豬羊遭屠宰，
不如獅虎佔山崗。
按下閒言且慢講，
話歸本書說正綱：
河北省有一個高陽縣，
高陽縣有一個王家莊，
王家莊有個屠戶王大遠，
王大遠有一位好妻房，
堂前一子纔三歲，
夫妻和睦樂無疆。
家種薄田二十畝，
養一個毛驢真強壯。

王大遠農忙之時把田種，
閒時候殺豬又宰羊。
他妻也是內外全擔，
在家做飯到了地裏也幫忙，
買點棉花自織自紡，
忙裏偷閒做衣裳。
辛辛苦苦把日度，
到冬來糧食囤裏有餘糧。
一家三口日月好過，
誰知半路有災殃！
那一天村裏有人把新聞講，
說的是日本人佔了高陽，
當下還有人不信，
過幾天才知道是真事一樁。

這一下王家莊亂成一片，人人心裏發了慌。

有的說：亡國大禍怎麼躲？

有的說：當老百姓的不必忙。

那一日王大達正吃早飯，

來了地保于大莊，

大達問他什麼事？

他說是：「馮三爺叫你有事去商量」。

大達一聽不怠慢，

趕忙跟去開端詳，

見了三爺驢吩咐，

原來是叫他宰豬羊。

都只爲日本軍隊快來到，

趁早預備免得着忙。

大達聽罷正然發愣，

那一旁馮三爺又叫大莊。

叫他去街上敲鑼走一趟，

叫大家安靜度日不必驚慌。

（白）于大莊聞言退下，拿了銅鑼，走到大街上，鏗！鏗！鏗！敲了起來。

于地保大街以上銅鑼敲，

尊一聲衆位街坊要聽着：

一日本的大兵今天要來到，

望大家不必慌張不要逃，

日本兵既不奪來又不搶，

來這裏專替咱們把匪剿，

官長是馮三爺的老朋友，

一定不能亂騷擾」。

衆人一聽摸不着頭腦，

說什麼日本兵要把匪剿。

無精打彩各回家去，

關門閉戶好心焦。

大街店舖都停了買賣，

也沒有賣小貨的把鼓搖。

男人們雙手插腰來回走，

扒着門縫往外瞧。

老太婆跪在神前直禱告，
尊一聲：「觀音菩薩聽根苗，
保佑着不叫鬼子來騷擾，
早晚定把高香燒。」
青年婦女更害怕，
禁不住心驚胆戰身子搖。
孩子們看着大人愁眉苦臉，
也嚇得小臉蛋兒緊繃着。
猛聽得踏踏踏一陣馬蹄響，
老百姓閉着氣，門縫以裏往外瞧。
來的原來不是大隊，
四個騎兵前站來了。
先把各地佈置好，
專等大隊來住着。
關帝廟旗杆頂上太陽旗高吊，
好像是白布當中貼膏藥。
關帝廟變成了兵營和馬號，
老百姓的箱子做了馬槽。

強迫着各商號開門營業，
要不然說你是擾亂地面定殺不饒。
馮三爺穿起了新皮襖，
立在村南等候着。
只見遠處塵沙起，
跑來了一隊馬黃驃，
馮三爺迎上前去滿臉陪笑，
那山鳥跳下馬來會故交。
三爺說：「幾年不見，你真陞發不少」，
山鳥說：「不必客氣，你我知交」。
說話間山鳥上馬，馮三爺上轎，
進到莊裏休息着。
這一邊的事情且不講，
再把那王大達表一表：
(白)卻說王大達早晨回到家來，把原原委委
告訴妻子，叫老婆緊閉門戶，看守孩子，
不要哭叫，自己取了屠刀，重回馮三
爺家去。

王大塗一邊走來一邊想，心中惦記着孩子的娘。她今年方才二十一歲，長的身手又漂亮，倘若叫鬼子見了面，一定還兇不會吉祥。野蠻的日本鬼什麼事也幹，可憐我老百姓們遭了殃。大塗回來把豬宰，臨死的豬叫的大塗好心傷。今天我還把豬宰，誰知我到明日不是豬羊？一邊殺豬，一邊流淚，那熱淚滴在豬身上。宰完之後洗了手，自己轉身要回廚房。那知道三爺不叫他走，叫大塗去給鬼子送飯湯。

冬天白日特別短，吃飯以後沒了太陽。大塗回家前邊走，後邊跟着于大莊。見兩個日本兵開酒店，拍桌大喊：「老板娘！酒的有？牛肉的有？花姑娘的有，漂亮的花姑娘？」劉老闆無奈忙去招待，說：「各位用什麼酒和菜？白乾玫瑰我全有，還有牛羊雞鴨湯。」鬼子說：「這些東西全不要，要個漂亮的花姑娘！」（白）列位！這東西，吃飽了，喝足了，出來找女人來了！你說這多麼可恨！他二人一邊發氣一邊走，二黑的煙店在前頭，

大鬧王家莊

那二黑站在門旁眼流淚，
攔住了大達說根由。
他言說：「東洋小鬼真該死，
他媽的一個一個都是賊頭。
進店來先找銀錢都拿走，
還把成匣的紙煙往街上丟，
抄了我的家，叫我怎麼過？
這才是國弱之民不如馬牛」。
二人無心管閒事，
一心回家去看根由。
往南一拐進了巷，
只聽得聲聲救命喊破了咽喉。
這聲音分明女人喊，
一定是強盜進去姦淫女流。
他二人急急忙忙往前走，
來到大達的大門口，
大達一看門開放，
不由怒氣沖上頭。

叫聲大莊跟我走，
殺死那鬼子去報仇。
大達邁步往裏走，
大莊緊跟在後頭，
殺豬的鋼刀拿在手，
蹣跚邁步走進裏頭。
那大達看見孩子爬在地下，
媽呀！媽呀！哭不休，
老婆被帶子捆着手，
鬼子壓在她的身上頭，
那鬼子正幹着缺德的事，
大達一見滿臉羞。
怒沖沖走上前去用刀刺，
那鬼子哎喲一聲性命休。
大達正待把妻子救，
卻見他兩眼含淚嘴上鮮血流。
(白)原來王大達用力太大，殺豬的尖刀把鬼
子穿透，連他女人也扎死了，他抱起孩

子就大哭起來了。

大達放聲哭嚎，

思前想後好心焦，

往日的生活多麼好，

而今一切都完了。

我和你日本鬼子無仇恨，

苦苦害我爲那條？

是，是，是來明白了，

你看我中國人不如狗貓。

我今天拚了這條命，

殺幾個鬼子恨方消。

越哭越想越難過，

憤怒之火上九霄。

大莊說：「事已至此如何好？

殺了小鬼禍難逃。

快解下他的手槍和子彈，

到外邊再把鬼子性命消。

殺死一個我們够本，

殺死兩個一個白饅」。

那大達把心一橫放下孩子，

拿起了手槍并屠刀。

二人正在往外走，

忽聽外面亂糟糟，

殺聲槍聲鬧成一片，

還有不住的銅鑼敲。

二人急忙往外跑，

只見大街以上人滿了。

有的說：「張家的姑娘死的苦」，

有的說：「李家的媳婦駭壞了」，

有的說：「這一羣鬼子全是野獸」，

有的說：「到底他們也無處逃」。

有人喊：「關帝廟前去開會」，

燈籠火把照得高。

大達來到關帝廟，

旗杆下一個鬼子捆得牢。

細看這人正是山島，

那一旁馮三爺跪着替他求饒。大家說：「不管馮三這一套，殺掉賊官恨方消」。王大爺聞聽之下往前跑，殺人用了他那殺豬的刀。一刀殺了賊山島，有一人步上臺階喚同胞，他言說：「三十六名賊兵都殺死，我們的家仇總算報了。我們的國仇還未報，這地方再住下去禍難逃，想當順民辦不到，

本來那是死路一條。依我說把這三十六枝大槍作武器，我們要跟鬼子拚一遭。編成救國軍一隊，要跟那日本軍閥見高低。大家贊成馬上走，聚起了一百多個衆英豪。王大爺作了副隊長，要打日本救同胞。就在這河北省打開了游擊戰，義勇軍的威名萬古標。

王大鼻子鬧戲園

王 真

臘月天氣冷淒淒，

嗚嗚北風吹人衣。

雪花飄飄落滿地，

富翁賞雪笑嘻嘻。

這些閒事且不講，

說一位傷兵外號他叫王大鼻。

王大鼻腿受重傷好痛苦，

步步難行連嘆息。

他一邊走來一邊想，

想起了那場血戰笑嗟嗟。

手榴彈把七個鬼兵全炸死，

掄起刀又把一個小鬼劈。

又一個鬼子前邊跑，

猛上前給了他個脖子齊。

那時節又是兩個日本鬼，
東西兩邊夾擊。

王大鼻脫身一跳出場外，

盒子炮一舉兩個小鬼命歸西。

猛然低頭往下看。

才知道大腿受傷血透衣。

王大鼻帶傷往回走，

見一輛救護汽車跑的急。

走上前去忙攔住，

說好說歹才得往上擠。

他這時心裏不由發了氣，

兩眼落淚好不悲淒！

拚性命殺死敵人十一個，

受了傷，求救護，還得作揖。

王大鼻鬧戲園

不一會，他談到醫院裏，王大鼻躺在床上來休息。前線的藥品不完備，看護缺少忙不迭。王大鼻連聲罵鬧脾氣，嘴裏不滿意咕噥。鐵樹亭又送他到後方去，誰知道醫院人滿額已齊。這裏跑來那裏去，才找到一個醫院把身棲。吃的飯不是生來就是冷，被窩子斑斑點點全是血跡。且不言王大鼻一肚子氣，再把那醫院裏的傷兵提一提，衆傷兵人多馬不齊，掉起紅鍋不稀奇。慰勞的來了他們也沒有好氣，調笑那女看護哈哈嬉嬉。

還有那三倆一夥常出去，窩子裏邊玩妓女。也有那一羣一羣把賭聚，這裏一批、那裏又一批。醫院裏邊嚷嚷鬧，那管那哭喊號叫重傷的。傷好的不歸隊街上胡串，傷重的也不能好好休息。守規矩的弟兄出來說話，大家罵他胡挑皮。王大鼻煩悶無處去出氣，不好的事兒也學了個齊。衆弟兄全都佩服他，只因他敢作敢，當化錢不愛惜。那一日王大鼻領着弟兄去看戲，不買戲票往裏擠。戲園老闆上前擋，兩句話說差惹惱了王大鼻。

上頭就用巴掌打，下邊又用腳來踢。王大鼻說：『我在前線打日本，殺死敵人整十一！論起來我該受重賞，殺敵受傷我是有功的。後方養傷聽聽戲，還要老爺把錢給，媽的皮你們這些傢伙真不說理，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這老東西！』衆弟兄一齊來下手，鬧了半天事不息。巡警上前來解勸，醫院院長趕到也把話兒提。那傷兵管理委員來的快，還有那慰勞團體也來齊。大家上前忙解勸，個個都說王大鼻。

有一個委員開言道：『衆弟兄請把怒氣息！咱們在前線拚性命，受罪受凍又忍饑。不管自己父和母，不顧家裏兒和妻，爲國殺敵受傷重，你不答來我不理。看戲還得買戲票，咱弟兄們那裏有錢給。看起來都是人們不講理，那能怨弟兄來着急。可是咱們想一想，世界上的道理那有一邊的？開戲園子也是生意，賣票得錢肚子才不饑。戲園老闆若不和我們把錢要，弟兄們誰不願意看戲到園裏？』

大王鼻子鬧戲園

戲園裏坐滿了自己兄弟，豈不餓死唱戲的？到那時弟兄們想看戲也無處去，你看可惜不可惜！依我說咱看戲還要在開放日，到那天專演給我們傷兄弟！這委員說到此處停下去，那一邊王大鼻就把頭低。有一位慰勞隊員又把話來講，尊聲：「弟兄聽端底！弟兄們前線受傷我們感謝，招待不週請別發急！從今後我們要給弟兄設立俱樂部，俱樂部裏有玩的，有書、有畫大家看，還有那圍棋、軍棋和象棋。慰勞隊要給弟兄來演戲，演的不好莫着急。」

設立個補習班來把書講，不識字的弟兄來學習。醫院裏待遇不好咱求改善，可也不能往過高裏提。國家窮困大家要原諒，何況又在抗戰時期！怨只怨日本這國吸血鬼，打倒了敵人咱再吃酒席。弟兄們也不要把家惦記，委員長有命令行到村裏。命令那鄰里來接濟，抗日將士的家裏不會忍饑。最後我有一句話：望弟兄自尊自重還要干涉那不好的。一塊爛肉滿鍋湯壞，一個弟兄不好大家沒有名譽。遇有那冒充傷兵的來搗亂，快給巡警報消息！」

說到此處不等他說下去，
那邊提督王大鼻。
大鼻說罷：『真慚愧！
恨我發了糊塗迷。
從前種種都怨我，
以後我要學好的。
殺敵報國是本份，
承諸位高貴真感激！
從今後我傷好要再把前線上，
從今後我要養傷愛身體。
從今後我這要把弟兄們勸，
勸弟兄醫院裏遵守規矩。
你勸我來我勸你，
不要再學沒出息。
傷重的好好把傷養，
傷輕的俱樂部裏去遊戲。
看書、看畫長知識，
不識字的把字學習。』

俺再不弟兄相聚推牌九，
俺再不胡逛往那窩子裏。
俺再不大街上來亂走，
走到東來走到西，
搖搖擺擺沒面皮』。
大鼻說完這些話，
那一旁弟兄又把話來提：
『大鼻老哥說得好，
我們一定跟你學習，
你說往東咱們往東去，
你說往西咱們就往西』。
一位慰勞隊員又把話講：
『弟兄們這樣態度我感激。
你們頂好成立個傷兵名譽會，
會長就推定王大鼻。
在會的傷兵要人人自愛，
愛護名譽還要愛身體。
俺慰勞隊要組織傷兵拿敬會，

王大鼻于鬧戲園

勸大家尊敬弟兄受傷的。

軍民協力成一片，

打倒日本大家出力！」！

醫院院長連聲好，

從此後尊敬會、名譽會一齊成立。

人人樂意來加入，

軍民和氣笑嘻嘻。

這個說：「這個辦法真正好」，

那個說：「這樣幹，打倒日本沒問題」。

到後來王大鼻傷好又把前線上，

槍林彈雨去殺敵。

立下大功陞連長，

誰都稱贊王大鼻。

新「拴娃娃」

劉三小姐美花容，

淺髮描眉抹口紅；

愛講自由新女性，

逍遙自在好摩登。

年方二十把情送，

選了個男朋友美貌又年輕。

電影園中雙雙肩併，

舞場裏面喚「達靈」。

戀愛生活真神聖，

不念詩文念愛經。

不久成功把婚定，

新聞紙上啓事登。

劉三姐定婚更高興，

修飾打扮不通融；

老 舍

胭脂擦淺或擦重，

起碼研究十點鐘。

未婚夫面前連聲命令，

他要上西、三姐偏上東。

中國飯館裏她連筷兒不動，

廚房裏多麼不衛生；

西餐館裏倒還乾淨，

慢啓硃唇只嘗半口冰淇淋。

這摩登的黛玉另有一宗病，

見了情人先說害頭疼，恰巧又忘帶了「阿司

匹靈」。

未曾結婚先發命令，

叫聲哥哥你細聽。

小情人慌忙來立正，

「也司」「笛耳」說話我無有不從。

三姐說：頭一件進廚房萬難從命，

我不能切肉與割葱；

第二件答應我自由行動，

不准問我去路來蹤；

第三件不要小孩省把紅蛋送，

兒女的累贅斷送了人生。

小情人聞此言連連答應，

口說蓮命趕快鞠躬。

劉三姐結婚典禮隆重，

滿堂吉慶鼓樂齊鳴；

手抱着鮮花清香四送，

劉三姐低頭含笑臉上微紅……

眼如秋水描藍影，

眉似春山遠雲橫，

不高不矮姿態靈動，

不肥不瘦曲線分明，

腰肢輕擺白紗無縫，

鞋尖俏點步步玲瓏，

小小花冠眉輕髮重，

銀色長衫內襯水紅，

月裏嫦娥衆星捧定，

出水荷花玉立亭亭。

婚禮行完蜜月吉慶，

珠聯璧合創造家庭；

紅樓綉帳窗明几淨，

沙發柔軟地毯鮮明。

花好月圓無邊福幸，

福祿鴛鴦海誓山盟。

三姐閒來把計劃定，

今天請客明天把戲聽，

後街買鞋前街看電影，

圖畫展覽也去跑一程。

不懂藝術假充懂，

哟！看那梅花畫得多麼紅。

光陰似箭人生如夢，

一幌兒結婚十載一事無成。
人到中年盼兒心盛，
感覺寂寞與虛空。
丈夫不言眉頭緊蹙，
唉聲嘆氣面帶愁容。
兩下裏不歡心中苦痛，
感情日減吵嘴紛爭；
一個說飯盥不乾淨，
一個說進得家門腦袋疼；
一個說無兒無女非好命，
一個說生兒養女九死一生；
一個說造就國民責任重，
一個說賢妻良母不摩登；
一個說要離婚另把婚證，
一個說走哇手拉手兒上法庭。
說來說去難決定，
誰是誰非心中一樣疼。
抗戰期間更苦痛，

無兒無女誰是將來的主人翁。
日軍殘殺我百姓，
搶走多少好兒童。
抗戰全憑心齊與人衆，
前線傷亡待補充。
人力不絕國運盛，
斷子絕孫國必空。
今日的兒童關係重，
教養他們也算功。
這一天劉家夫婦房中坐定，
丈夫開言叫「達靈」。
現今長期抗戰齊拚命，
各省出兵把日征。
可憐你我無可送，
無有兒童那會有壯丁。
對不起國家都因你任性，
劉三姐後悔無言眼圈紅。
半嚮說悔之晚矣、空說也無用，

「娃娃娃」新

馬上要我生孩子怎那麼現成？
況且我已到中年骨節硬，
要生娃娃死活說不明。
丈夫說我有一言順你答應，
爲何不收個小難童。
家破人亡他漂流無定，
無衣無食的可憐蟲。
把他抱來養活命，
也算爲國建一功。
三姐聞言猶豫不定，
先去看看吧，再說成不成。
手拉手夫妻上路徑，
去到那收容所看看難童，
來到了收容所一片慘景，
喝，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個個帶懷容：
見一個頭長禿瘡好疼痛，
見一個瘦小枯乾病不輕，
見一個哭喊媽媽喪了命，

見一個光着腳血流紅；
問一個爸爸流血身不動，
問一個媽媽死在半途中，
問一個姐姐在家授了井，
問一個一索死盡孤伶仃。
說罷一齊含悲痛，
咬牙切齒恨日兵。
劉三姐淚流滿面受感動，
可憐些小英雄。
猛然問一隻小手將她拉定，
連喚媽媽不放鬆。
三姐低頭微一楞，
見一個娃娃高舉大眼睛。
忙問道娃娃告訴我名和姓，
怎叫我媽媽劉三姐？
娃娃說我媽像你好看又乾淨，
她也是灣灣的眉毛兩眼明。
她撒得我好苦無人照應，

我就認你太太作媽媽，行不行？

劉三姐抱住娃娃手顫心動，

好！好！好！你就跟我到家中。

從此我省吃並儉用，

給你買糖與花生；

從此我不懶也不病，

給你預備一個好家庭；

從此我不管髒和淨，

早起晚睡給你洗澡、梳頭把衣襟縫；

從此我不去閒游看電影，

教給你讀書寫字把理明。

我要你肥肥胖胖常運動，

身體結實長大好當兵。

拿槍上陣精神勇，

作個報仇雪恥小英雄。

跟着媽媽走哇，咱們去領保養證，
無娘的娃娃怎不教人疼。

這才是民族抗戰、團結堅定，

連劉三小姐也改變了她的作風。

有家的要把無家的收領，

保難童，造英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那

才是新時代的女摩登。

註：「拴娃娃」是一段滑稽鼓詞，述說劉三姐無子，往子孫娘娘龕中拴磁娃娃，求神賜貴子的趣事，為老倭瓜、架冬瓜、山藥旦等滑稽歌人的拿手節目。北方婚事堂會，往往點此曲，一以逗笑，一以祝早得麟兒。新「拴娃娃」是為兒童節寫的，詞句並不通俗，聊示民族復興，兒童為本，對難童都當盡救濟養護之責耳。

梨
膏
糖

伊
明

梨 膏 糖

登場人物：甲乙二人

（甲持手風琴，乙頸掛賣糖盤，盤中滿盛顏色紙包的糖。）

甲：路過三關六碼頭，

乙：您他媽的糊里糊塗度春秋！

甲：閒來痛飲三杯酒，

乙：不結冤家不結仇。

甲：伙計！

乙：啊！

甲：我們走到那兒了？

乙：我們到了XX（地名可隨時變更）。

甲：好，我們就在這兒做點生意吧。

乙：做什麼生意？

甲：怎麼，你糊塗了，我們賣糖呀！

乙：噢，賣糖。

甲：可是，伙計，賣糖得唱，你會唱嗎？

乙：笑話，常言說得好，「不會打仗不拿槍，不會唱歌不賣糖」，那能不會唱呢。

甲：那末你會唱什麼糖呢？

乙：多啦，你聽：香蕉糖，橘子糖，花生糖，咖啡糖，巧克力糖，紅糖，白糖……梨膏糖……

甲：得得，別再說了，就唱個梨膏糖吧。

乙：好，你拉起來。

（甲拉手風琴，唱）：

甲：小小洋琴四角方，

乙：初到你們XX好地方。

甲：我拉洋琴，

乙：我賣糖，

甲乙：要請諸位聽端詳：

甲：剃頭司務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剃起頭來聲順當；

甲：要是不吃我的梨膏糖，

乙：眉毛鼻子都剃光。

甲：裁縫司務吃了我的梨膏糖，

梨 膏 糖

乙：縫起衣服很有樣；

甲：要是不吃我的梨膏糖，

乙：領子縫在襠子檔。

甲：種田的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拿起鋤頭上前方。

甲：做工的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一心一意打東洋。

甲：買賣先生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從今日貨斷來往。

甲：學生們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掙起槍桿上戰場。

甲：小姐們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上前線去當看護長。

甲：小弟弟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打得日本直叫娘。

甲：日本兵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一腳跳下了黃浦江。

甲：日本皇帝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吃了下去見閻王。

甲：同胞們吃了我的梨膏糖，

乙：中華民國永不亡。

甲：老闆，我吃了你的梨膏糖，

乙：你連襖子都當光。

甲：呵！伙計，你怎麼當了這麼多老爺先生的面，場我的台，說我當襖子！你是存心和我過不去嗎？

乙：不是我和你過不去，我說的是真話。

甲：怎麼還是真話？

乙：老闆，你想，咱們幹的是小本生意，要是你把糖全吃光了，這不就要蝕本當襖子了嗎？

甲：媽的，你這小子嘴利利害。好了，現在我們該賣糖了。你來交代交代！

乙：好，諸位老爺小姐，今天承蒙諸位光臨，我們的糖奉送不要錢。可是有一個要求，你們吃了糖

以後，請看看包糖的紙，那紙上有我們做號的商標，請諸位看了多多傳名。

（於是甲乙二人把盤中的包好的糖播散給觀眾。）

甲：諸位，紙上寫的什麼？

觀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此即係包糖紙上寫着的標語）！

甲：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觀眾應聲呼此口號）！

觀眾：收復失地。

甲：對，收復失地。（衆應聲呼此口號）

註：此項口號，可依觀衆成份及演出場合之不同，而隨時活用。

（如是連續喊幾次，把觀衆的抗敵情緒激發到最高度，然後——）

甲：好了，伙計，你現在正正經經的唱一段吧！

乙：唱：

話說日本小東洋，朝思夜想逞兇強，得寸進尺貪無厭，形同狗彘心如豺狼。

九月十八擾邊疆，北大營趕走張學良，飛機奪去二百架，東北四省全淪亡。

一月二八梅花黃，小東洋攻打黃浦江，若非我軍來抵抗，錦繡山河早變瓦灰場。

八月裏來桂花香，小東洋挑釁上海飛機場，中央政府決不屈服，全面抗戰已開場。

甲唱：從今以後不賣糖，團結一心上戰場。

甲乙合唱：收復我們自己家鄉，痛飲三杯在瀋陽。

失地一方又一方，吉林、遼甯、黑龍江，熱河之後又是河北、察哈爾，一天天打仗打得忙。

大火一燒爆竹響，震天喊聲出田莊，莫說我們種田鄉下漢，國難來時也有大力量。

手把鋤頭和土槍，農人四散在田莊，敵人來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拚掉性命保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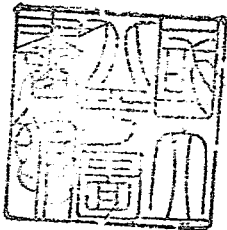
仇貨從今斷來往，看他偷稅運何方。老闖不幹夥計起來齊心幹，這才叫他沒法逞強梁。

一槍打來一彈往，中華大敵是東洋，別看我們種田人是糊塗蛋，大家抗日不投降。

不管農工兵學商，齊來救國不分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要動，只靠四馬單槍沒用場。

一隻巴掌拍不響，大家聯合有力量，只除那些漢奸是走狗不在內，反帝抗日戰線長又長。

算清這筆汗血賬，保住大樹好乘涼，兒子告訴老子、女兒告訴娘，將來自然有福大家享。



本書出版新書

國際新知叢書第一輯

- 第二次歐戰後視 25
- 抗戰期間美國國際外交政策 20
- 歐戰進運 25
- 英日關係論 30
- 法德兩國防線 30
- 美日關係論 25
- 列強戰爭經濟力 45
- 現階段的日本南進政策 70

國民知識叢書第一輯

- 中日貨幣戰 35
- 飛躍中的阿爾及利亞 40
- 孫中山新建設 30
- 日本吊在中國的政治上 25
- 革命之路 55
- 中國土地政策 50
- 經濟游擊戰 35
- 外人心目中的中日戰局 30
- 歐戰之趨勢 45
- 國際政局之動向 38

國民知識叢書第二輯

- 新近形勢 30
- 民族政策論 20
- 日本進「以戰送戰」嗎 50
- 抗戰運動 20
- 戰時物資統制問題 30
- 憲政文獻 45
- 河山霜嶺 30

新編日本國民知識叢書第三輯

- 新編日本國民知識叢書第三輯 65
- 科學珍聞 85
- 地方自治叢書 85
- 戰時經濟政策 印刷中
- 會審與裁判 印刷中
- 國民普及本三民主義 80
- 革命紀念日史略(二版) 75
- 大同新編 25
- 總理關於三民主義之演講 45
- 憲政與憲法 70
- 地方自治概論 30
- 日本經濟與銀行 35
- 列強外交政策 25
- 從政遺規 70
- 明代兩浙修志錄 印刷中
- 國策縱橫戰 印刷中
- 國策研究 1.70
- 國立出版聯合版 印刷中
- 民族圖爭與階級圖爭 20
- 國民精神總動員史綱 40
- 各國青年團的組織與訓練 30
- 科學運動與反封建建設 20
- 抗戰中之經濟問題 20
- 戰時糧食問題 20
- 城鎮新戰術 35
- 戰區政治工作 35
- 如何建設新軍 30

通俗宣傳唱詞

金雞嶺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八分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夢

金華書報社

發行所 國民出版社

金華書報社

印刷者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金華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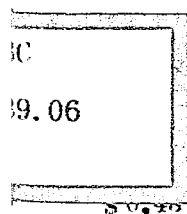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出版

本書領到金華區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教字第二八九號審查證

82



151